

青澀少年的腳印

山腳的稻子熟了！

觀音山脊的台地邊上，

金黃飽實的稻浪，

乘載起少年李石樵

航向藝術國度的夢想.....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遙望觀音山的童年

說 到觀音山，人們一定會想起從淡水鎮上的渡船頭眺望，它是一座很美的錐形山，無論是晴雨或晨昏，淡水觀音山呈現氣象萬千的變化，給人的印象頗為深刻。可是你從台北走高速公路南下，車過五股、泰山一帶，自右窗口望去的一座山，主峰綿延著一塊台地，其實那正是淡水觀音山左肩斜下的部份山脊，所以它也是觀音山，只是不同的角度變幻出不同的山容。由高速公路看觀音山，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，所以大家匆匆而過，很少有人會去留意。

●李石樵有一幅一百二十號的巨幅油畫「田家樂」，創作於一九四六年。他畫他樸實的父親，畫自己的妻子為幼兒餵奶，並照顧其餘小孩吃飯，也畫大女兒放下工作在一旁休息，還有幾名農夫尚未收工，這是一幅農忙期間正在進行的畫面。我們很少看到這樣生活化的農村



1-1 遙望遠方的觀音山

圖，更難得的，這幅早期台灣農村圖像的背景正是觀音山，而且這個角度的觀音山，與車過高速公路五股交流道附近所見的山形一模一樣，不禁令我們想起來，李石樵的「田家樂」原來是畫他的故鄉。

●「田家樂」完成於一九四六年，李石樵早已離開故鄉。但是一九四六年是戰後第一年，台灣剛脫離日本的統治，一切寄望百廢待興。那時候沒有高速公路，沒有今天這麼多高樓，當然也沒有那麼多人口，所以李石樵的故鄉還保留相當遼闊的田園景像。他緬懷家人、感念故鄉的土地，因而畫下了這幅巨作。這一片大地就是今天的泰山，一九〇八年七月十三日李石樵誕生於此。



1-2 李石樵 田家樂 1946年 油畫

1908 ◆七月十三日，李石樵出生於新莊「山腳」。

1912 ◆中華民國創立。

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，泰山的原名稱作「山腳」，隸屬台北州新莊郡，這裡是進出林口台地的孔道，林口台地又接連觀音山的山脊，台地上面盛產茶葉，在很早以前就聲名卓著，單是茶葉這一項物產，曾經帶動了新莊的繁榮。新莊因此成為泰山居民最主要的物資供給站，舉凡泰山居民衣食住行育樂之需，非依賴新莊不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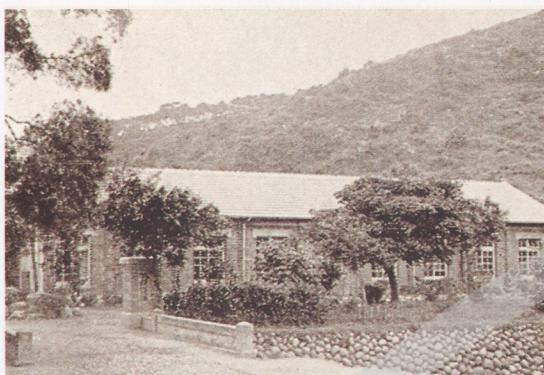
●李石樵出生地的山腳（泰山）與新莊街之間有一段下坡路，新莊街上廟宇林立，顯見是開發很早的地區，古稱「興直堡」。新莊靠著大漢溪的河運，把貨

1-1 林口台地

林口台地是幾十萬年前地殼變動隆起的高台山地，東起泰山、五股，西至桃園南崁，北臨台灣海峽，南端即為陷下的台北盆地。林口昔稱「樹林口」，日治時代，台地上的產業以茶園與製茶工場為主，一九〇四年完成至新莊的主要公路通道。

物載到對岸的板橋和艋舺，也可以匯入淡水河運到大稻埕、滬尾（淡水）等地。劉銘傳所建的台灣第一條鐵路，也經過新莊再往桃園、新竹。但是一九〇一年以後廢線，新建縱貫鐵道改走板橋，銜接桃園路段。河運、鐵路一度交會於新莊，可見新莊本來是很繁榮的，就在李石樵出生的一九〇八年，縱貫鐵路正慶祝全線通車，但火車已不經過新莊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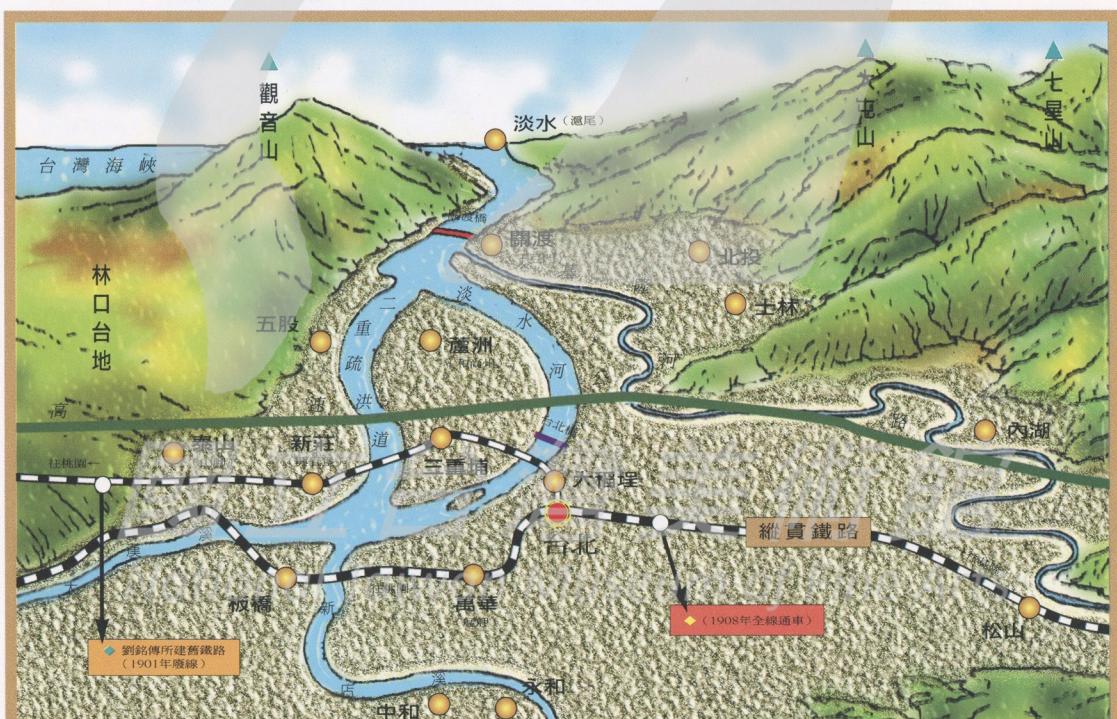
●幾年後，李石樵適齡接受初等教育，進入山腳公學校（今泰山國小）就讀，至一九二三年畢業。李石樵的童年時期，從山腳到新莊一帶全都是稻田，走到那裡都能看到北面的觀音山。長年浸淫在這個視線下，觀音山成為他終生不可磨滅的記憶，所以當他中年畫「田家樂」時，即便並非就實景寫生，也能自信滿滿的下筆。如今事隔半世紀，這幅畫又喚起我們看見觀音山的另一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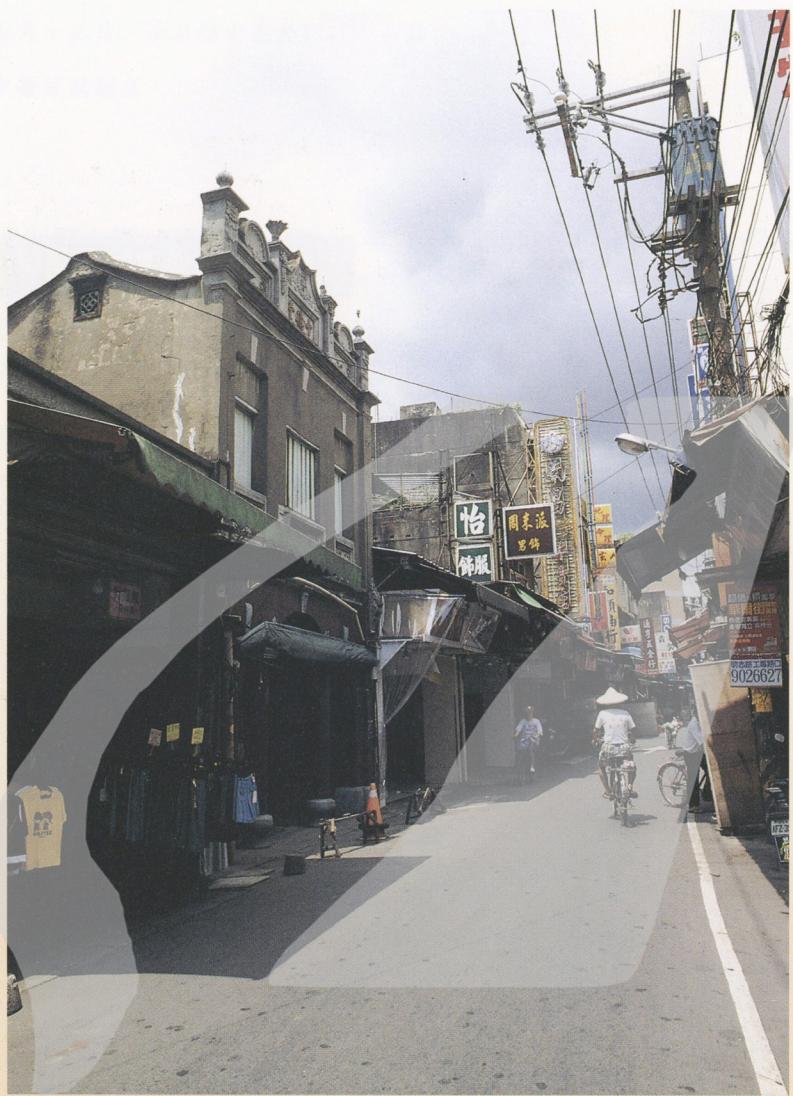
1-3 李石樵的母校「山腳公學校」
(今台北縣泰山鄉泰山國小)

1-2 劉銘傳建設台灣第一條鐵路

清末台灣建省，首任巡撫劉銘傳籌建台灣第一條鐵路，於一八八八年自基隆開工，延至新竹全線竣工，已是一八九三年。當時從台北南下的路線走大稻埕，跨過淡水河段，沿三重埔、新莊、龜山到桃園。一九〇一年日本人新建改良線，取道萬華、板橋、樹林、鶯歌、桃園，而將原劉銘傳時代的窄軌鐵路廢線，拆軌後的路線一部份改闢成公路。



林口台地以及新舊鐵路地理位置圖



1-4 變遷快速的新莊，老街已失卻古早味

1-3 新莊老街

新莊最古老的街道緊臨大漢溪畔，目前仍在，稱「新莊街」，只是兩旁店屋已大部份改建。至一九二〇年李石樵的童年時代，這裡是最富生活機能的市街，有民間信仰的大眾爺廟、廣福宮、慈祐宮、武廟，及公共建築的郵便局、農會、穀倉、郡役所、公小學校、戲院…等櫛比鱗次。一九一五年街道樹起電線桿，近代化的脚步已來到新莊。



1-5 大正八年新莊街市區改正前的風貌
大正八年也就是一九一九年，李石樵十一歲之前，新莊街的樣子。（林道宏先生提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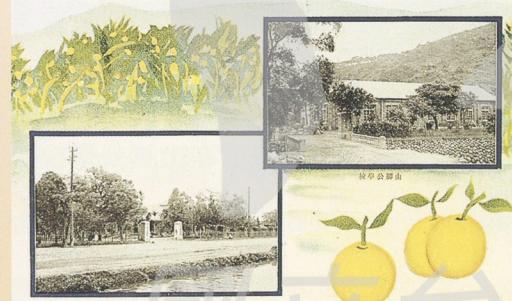


1-6 新莊街的風景明信片

昭和年間，台灣各地掀起印製風景明信片的熱潮，新莊街役場也發行了明信片，由日人KAORU手繪設計，透過各項公共建築的寫真，令人得以窺見老新莊的風貌；畫面中並以當地物產彩繪襯底，充份展現地方特色。封套的圖案下方，即是淡水河上的台北橋。（王冬海先生提供）



1-7 新莊市街（左）、縱貫公路（下）、新莊市場（上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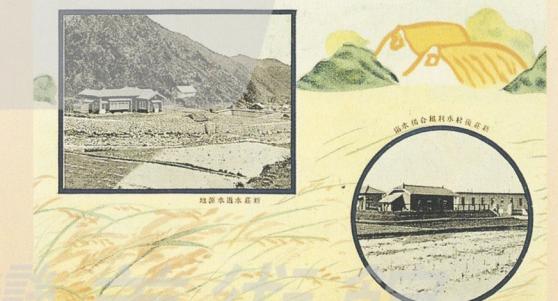
1-9 新莊公學校（左）、山腳公學校（右）



1-11 新莊農業倉庫（左）、淡水河邊的新莊街（下）、新莊郡役所（上）



1-8 慈祐宮（左）、新莊公會堂（下）、新莊街役場（上）



1-10 新莊水道水源地（左）、後村水利組合揚水廠（右）



1-12 山腳信用組合（左）、新莊圖書館（下）、新莊郵便局（上）

1921 ◆台灣文化協會成立，從事文化啟蒙運動。

1923 ◆李石樵考入台北師範學校。

石川門下的師範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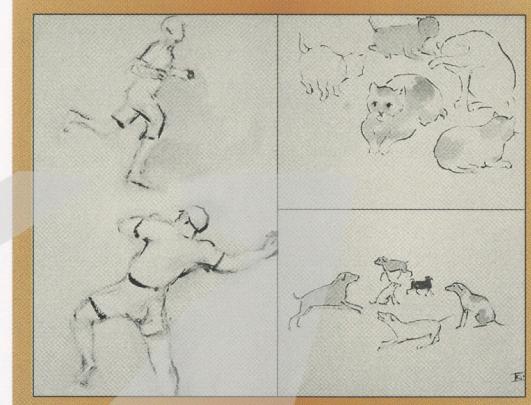
●一九二三年十五歲的李石樵，考上台北師範學校，成為石川欽一郎的學生。

石川欽一郎是台灣近代美術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畫家之一。一九二四年他再度來台，正式擔任師範學校的美術老師，為台灣西洋畫開闢出一片花團錦簇的園地。其實早在一九〇七年，石川欽一郎就來過台灣，當時他是以陸軍通譯官身分抵台，一九一〇年起兼任總督府國語

學校圖畫課教員，倪蔣懷便是他在這期間所栽培出來的第一位台灣水彩畫家。

一九一六年石川先生同時辭去通譯官與國語學校教職，離台返日，總督府國語學校後來則改制為台北師範學校。

●李石樵進入台北師範學校升上二年級的一九二四年，這一年二月，石川欽一郎再度來台，擔任台北師範學校的美術教師，全心投入推動台灣西洋美術的搖籃，從而造就不少台北師範學校出身的畫家，李石樵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

1-13 石川欽一郎出版的課外習畫帖

一九三二年石川出版課外習畫帖三冊，其中示範了物體的陰影、大小比例關係，以及以台灣風景為題材的實際示範作品。（白雪蘭小姐提供）

石川欽一郎是如何指導學生繪畫呢？

由於日本殖民時代在台推行普及教育，各地方都設有公學校，像李石樵生於新莊郡的山腳，所以就近在山腳公學校接受初等教育。師範學校則是為了培養台灣公學校師資的專門學府，既然是師範學校，那麼它所要栽培的是德智體群美兼備的老師，所以師範學校的功課表上有一堂「圖畫」課，每週僅有一小時，當年擔任這堂課的正是石川欽一郎。

●由於石川欽一郎最擅長水彩畫，他也教學生畫水彩，並且還要求學生在嘗試

水彩畫之前，一定要先學會鉛筆素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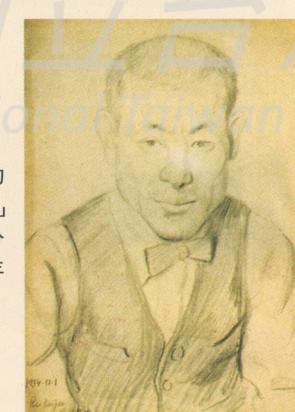
這樣的教學法，對當時所有台籍學生是相當陌生的。因為在台灣人的傳統觀念裡，學畫是學一種謀生技藝，畫工用毛筆畫佛像掛軸，或用油漆畫廟宇門神，如果不想要吃這行飯的人，不必學習繪畫。可是新式教育卻希望以繪畫來訓練學生的觀察力和描繪力，所以在師範學校設有一門圖畫課，本意是要教他們將來指導小學生畫圖。



1-14 學生時代的李石樵（右二）與恩師石川欽一郎

1-4 倪蔣懷

倪蔣懷是台灣近代美術史上起步最早的西洋畫家，生於一八九四年，一九〇九年考上國語學校，一九一三年畢業，是石川欽一郎第一次來台教學期間最有成就的水彩畫弟子。待石川第二次來台以後，倪蔣懷由教職轉入煤礦業，鼎力支持石川協助照料台灣新美術園地。除了贊助畫展經費、提供學弟留日川資以外，自己也在百忙中畫了不少三〇年代台灣北部的城鄉景觀，同時收藏石川欽一郎原作最多，可以說是很有遠見的畫家與文化後援者。一九四三年病逝。



1-15 李梅樹所畫的
「倪蔣懷速寫」
37×28公分
1934年



1-16 倪蔣懷 淡水 1936年 48.5×66.5公分

- ◆ 石川欽一郎再度來台，任教於台北師範學校。
- ◆ 台北師範學校發生二次學潮。

● 結果，台北師範學校出了好多藝術家！這不可能是每週短短一堂圖畫課的成績，而是石川老師利用課餘教學，不但把學生們對畫工的傳統觀念扭轉過來，也將學生們潛在的繪畫興趣，凝聚成一股志向。當年石川老師指導下的前後期在校生，不少人已紛紛立下將來要當藝術家的心願了。

● 學生們有一份憧憬，他們嚮往石川欽一郎老師具有溫文儒雅的紳士風度，又是一位有海外經驗的藝術家。因為石川常向學生展示他遊歐的寫生作品，也經常在報刊連載他畫台灣各地景觀的水墨畫。受到石川的影響，台北師範學校寫生會是自發性的，凡有志繪畫的人，跟隨石川欽一郎利用假日寫生、討論，其實際鐘點已超出每週一小時的正課甚多。自石川欽一郎再次來台的一九二四年起，這個寫生會也吸引了畢業校友如李梅樹等人返校參加，至於在校中的陳植棋、楊啟東、李澤藩、李石樵等人，

都是寫生會剛開始時的伙伴。

●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，台北師範學校發生學潮事件，起因於台、日籍學生對校外教學旅行路線意見相左，校方偏袒日籍生，迫使台籍生罷課抵制，陳植棋也在這一波處分中遭到退學。石川欽一郎營救無效，立刻找到了陳植棋，鼓勵他前往日本留學。陳植棋的古道熱腸本性，往後在東京最照顧李石樵，乃至所有留日青年畫家。



1-17 石川欽一郎的圖畫課堂上



1-18 石川欽一郎指導北師的學生戶外寫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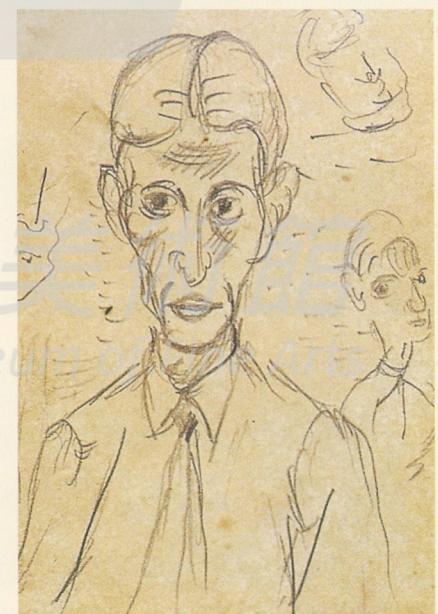
1-19 台北師範學校校友會繪畫部第一屆展覽會 1927年

石川欽一郎任教北師期間，集合喜歡繪畫的學生組織寫生會，利用每週日到台北郊外寫生，並定期在學校或博物館展出。此照即攝於新公園博物館前，前排左二為李石樵。
(李明澤先生提供)

1-5 台北師範學校學潮事件

一九二四年，台北師範學校發生二次學潮：第一次是二月，因為學生們在校外馬路上靠左行走，與警察發生爭執，警官來校問罪，又起衝突，逼得警官拔刀示眾，是謂「拔刀事件」。學校當局以開除數名學生來平息糾紛。第二次是十一月，起因於校外教學旅行路線之爭，台籍學生執意到南部遊覽，日籍生卻想嘗一趟剛開通的宜蘭線鐵路的滋味。結果校方決定宜蘭線鐵路之旅，引起台籍學生集體罷課。校方又施出鐵腕，處罰為首者，陳植棋首當其衝，遭致退學處分。

宜蘭線於十一月三十日通車，在此之前，出入蘭陽平原必需徒步過草嶺，再轉搭台車前往宜蘭、羅東等地，交通頗為不便。宜蘭線開通以後，石川欽一郎巡視宜蘭公學校的圖畫教學，在羅東公學校發現了一位有潛力的畫家藍蔭鼎，將他收為門徒。一九二四年以後，藍蔭鼎也不辭辛勞地，經常出現於台北師範學校的寫生會活動中。



1-20 倪蔣懷素描本裡的陳植棋

1925 ◆台北橋通車。

1927 ◆新設台北第二師範學校。



1-21 台北師範學校的少年兄—前排左二為李石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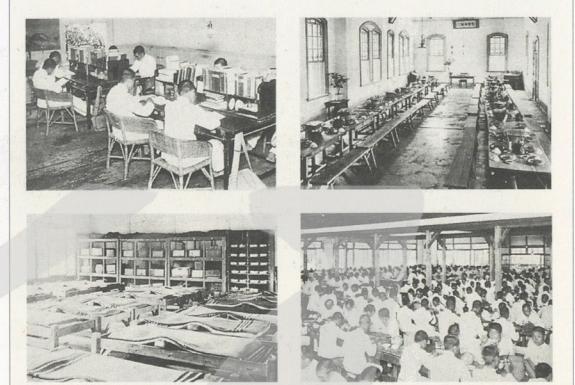
●寫生會成立在那麼早的年代，當時也只是一個美術愛好者不定時、不定點的小團體，大家透過寫生相互切磋，所以不經意間，彼時的畫作誰也沒留下來，李石樵當然也不例外。但可以想像，那是台灣近代美術的萌芽階段，除了最方便取得的材料：鉛筆、紙張與水彩以外，石川老師課堂上提供觀摩的各地風景畫，正感化著台籍子弟凝視自己成長的土地，重新面對島國的天空。這樣的視野，卻是我們開台先民所最忽略的，

石川欽一郎的寫生教學法，一開始就賦予李石樵一雙銳利的、環顧時代的眼光。

●一九二五年李石樵升上三年級時，台北師範學校由四年制改為五年制，李石樵也順理成章地必需修業滿五年才能畢業。可是一九二七年，台北師範學校在台北市大安區芳蘭之丘，另外成立了「台北第二師範學校」（今和平東路國立台北師院前身），原來的台北師範則改稱「台北第一師範」（今愛國

東路台北市立師院址）。校方將台籍生移到第二師範就讀，第一師範只留日本學生上課，同時也把所有原台北師範學校時代公學師範部的學籍資料，全部轉到第二師範存檔。

●這一年，李石樵轉到第二師範上課，因此李石樵是橫跨台北師範到第二師範的雙重校友。與他同一時期，具有同樣雙重校友身分的畫家還有葉火城、蘇秋東、李宴芳等多人。



1-22 台北師範學校

台北師範學校的生活中，自修室（左上）、宿舍（左下）、食堂（右上下），都是住校同學所熟悉的地方。（白雪蘭小姐提供）

1-6 國語學校→台北師範學校→台北第一、第二師範學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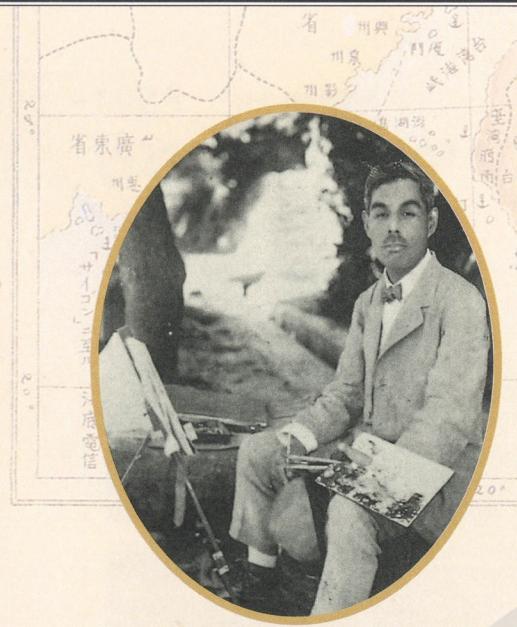
「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」是最早培養台籍教師的學府，成立於日本領台初年，其後一直以台灣最高學府的姿態，吸引台籍子弟踴躍投考。由於採行公費生制度，而成為窮苦人家子弟力爭上游的升學之路。

一九一九年「國語學校」改稱為「師範學校」，因為不久又有台中、台南等師範學校成立，故稱「台北師範學校」。

一九二七年，台北師範學校再一分為二：新設立的「第二師範」，即今和平東路國立台北師院前身；位於今愛國東路市立師院的校址，當時則改稱為「第一師範」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。



1-23 台北第一師範學校（上）及台北第二師範學校（下）



1-24 石川欽一郎在樹蔭下寫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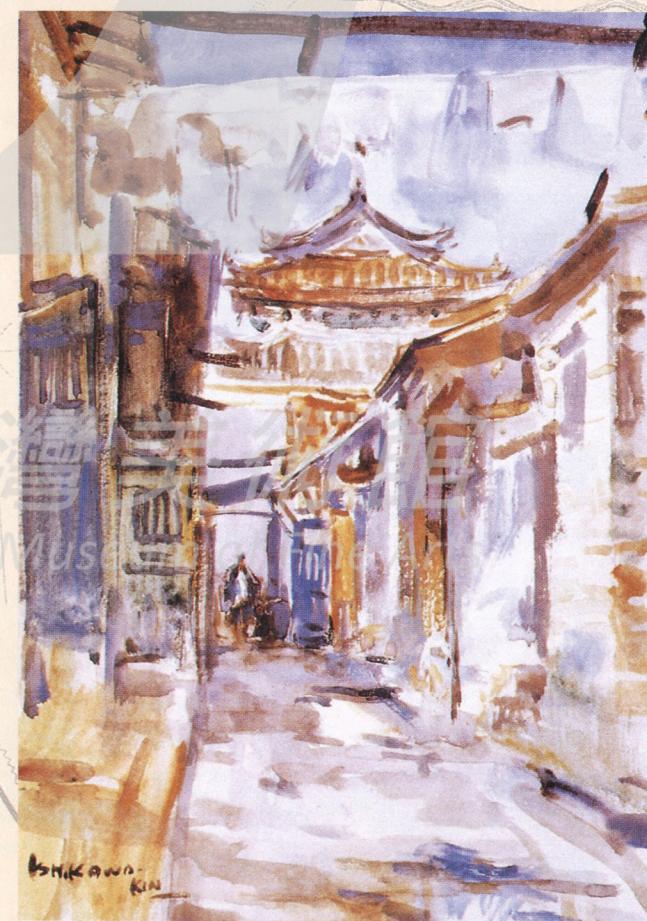
● 北埔農家 油畫 「我經常陪老師到苗栗、三義、新竹等地方寫生，這些雖屬多風的山區，但田野景觀很是秀麗。老師最擅長描寫風吹樹搖的姿態，那種枝葉飛揚的動勢是他所喜愛的。」——李澤藩。

1-7 石川欽一郎畫台灣

石川第一次來台是軍職身分奉派而來的。起先他很猶豫，因為傳言中台灣是蠻荒之地，可是一上岸，立刻被亞熱帶天候反射的光與熱所迷住，來台第二年（一九〇八年）出品第二回文展所畫的題材就是台灣，他是第一位把台灣風景發表於日本權威官展的畫家。

一九〇九年佐久間總督正有心鎮壓原住民，命令隘勇隊深入山地探路，同時要求石川欽一郎隨行寫生。這是石川首次進入中央山脈探險，不過當時所畫的速寫以配合說明為主，但是對台灣山河的體驗相當難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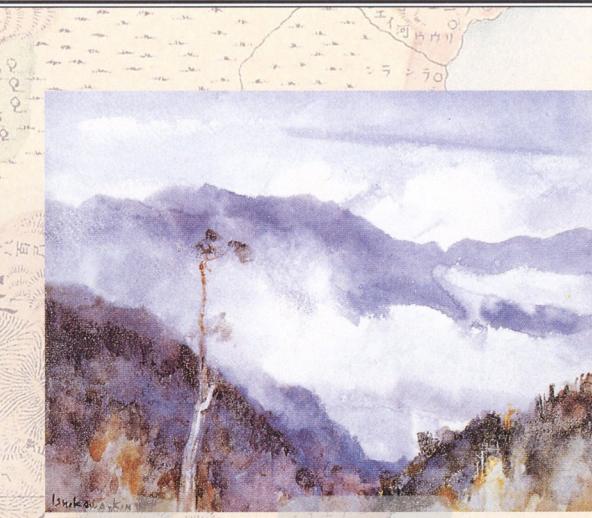
一九二〇年代以後，台灣各主要城市被打造成西化建築的模樣，時值石川二度來台，其實他最喜歡的還是本來一般民宅、閩式店屋或田野風光，這個審美觀也一直影響他的學生很少去碰觸新時代景觀。這也難怪，因為畫新建築通常都是為建設宣傳的應景畫，如何拿捏創作與應景的分際，就端看個人對風物一感受的深淺了。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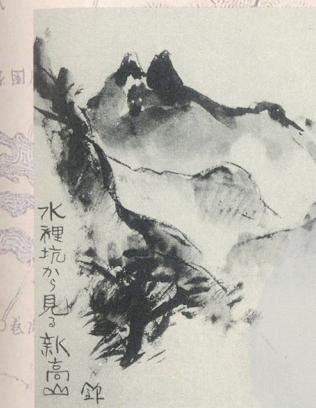
● 台南赤崁樓 水彩



● 南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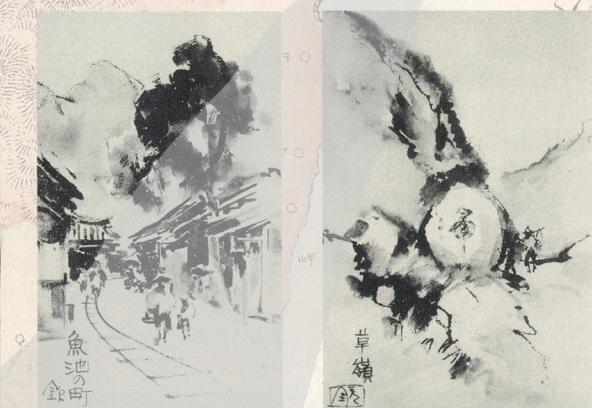
● 太平山水彩



● 水裡坑所見的新高山



● 埔里的市街



● 魚池的街道



● 豐原的鄉間小路 水彩



「石川先生曾到豐原，由我陪他寫生，他很喜歡台灣農莊的風味，熱帶地方的陽光，使得繪畫的色彩鮮明開朗，他重視畫面氣氛與空氣的流動，對於樹枝的描寫最為生動...」——葉火城。

從台北橋出發

●一九二七年十月，第一回「台灣美術展覽會」（簡稱「台展」）開幕，李石樵的水彩畫「台北橋」一作，獲得入選。「台展」象徵著台灣近代美術歷程的起站，而李石樵的畫業生涯，也正好從台北橋出發，「台北橋」是李石樵一生豐富的創作中，所能找到的最早一幅作品。「台北橋」畫得非常好，可見李石樵在此之前，已經有了不錯的繪畫基礎。無疑的，這是石川欽一郎在台北師範學校播下新美術種籽之後的成果，何況一九二七年的首屆台展，李石樵尚未畢業，還是十九歲的青澀年代呢！

●李石樵能有如此佳績，一方面固然是天生的藝術稟賦，另方面石川欽一郎的指導居功不小，因為石川的門下生中就有不少人入選。統治當局設立「台展」可說是因勢利導而成，「台展」的誕生並非憑空而降，是歷經相當時間為醞釀



1-35 台北第二師範學校畢業紀念冊上的李石樵

期的。石川欽一郎率先在他所任教的國語學校與改制後的師範學校，為學生們奠定水彩畫根底，激發出學生們創作的興趣。在其他學校，也有別的日籍老師教學生畫東洋畫或西洋畫，有些是業餘畫家，少數是專業畫家，他們的學生中有台籍生，也有日籍生。因此在一九二七年首屆台展揭幕以前，台灣教育界已經擁有一股美術新風氣，不僅學校裡有圖畫課，更有一群喜愛美術的青少年，常會自己到街上或郊外去寫生。

從一八九五年日本佔領台灣初始，到了一九二〇年，日本統治台灣已有二十五年，這個時期的所有台籍菁英，差不多都是日本新式教育之下長大的一代，他們擁有專業智識從事近代化的生產事業，也應用日文能力吸收世界新知。所



1-36 陳植棋 台北橋 1925年 油畫
一九二五年台北橋通車，已經在日本留學的陳植棋特地趕回來，畫了一幅油彩的「台北橋」，構圖與李石樵所探的角度一模一樣，只是畫面西移，讓鐵橋鋼樑多出幾座，對岸街屋少了許多。陳植棋的這幅畫以近乎野獸派的筆觸揮灑，與二年後李石樵「台北橋」清淡、悠閒的畫風，顯然大異其趣。

以一九二〇年代起，台灣文化蓬勃發展，提供新美術孕育的溫床，台灣總督府不能無視美術愛好者的需求，大家引頸期盼能有一個像法國的沙龍、東京的官展等同樣權威性的發展空間。一九二七年的第一回台展，其實是總督府順水推舟的結果，讓日籍美術老師、日籍畫家、台籍美術青年及在台日本學生皆大歡喜。

●台展分東洋畫與西洋畫兩部，分開

1-8 官展的權威

「台展」是援引自法國沙龍展與日本「帝國美術展覽會」所設立的官辦美展。「帝國美術展覽會」簡稱「帝展」，其前身為簡稱「文展」的「文部省美術展覽會」。當時日本另一個殖民地朝鮮半島也有「朝鮮美術展覽會」，簡稱「鮮展」。

官展的權威容易徵得社會大眾信賴，藉由官設的標準，取決作品入選與否，凡入選者立刻被媒體大篇幅報導，進而取得社會公認的藝術家身分。官展的新聞性，誘使青年畫家卯足全勁，爭相角逐。競賽的人愈多，入選的可能性愈難，在「台展」的歷程上，沒有人會懷疑評審的制度，只有一味對準評審的品味，這就是「台展」在戰前四分之一世紀所立下的典範。

1926 ◆陳澄波作品「嘉義街外」，入選第七回帝展。

1927 ◆第一回台灣美術展覽會揭幕。

審查。然而首屆台展中最感到失望又氣得跺腳的，莫過於本來專精傳統水墨的一批人。他們有些是廟宇畫工，有的是傳統四君子的老手，但是負責台展東洋畫部審查的大員，卻認為這樣的作品早已過時，不予接受展出，所以像畫傳統的梅蘭竹菊或螃蟹、花鳥，乃至想像的山水或古人之類的作品，通通落選。其中僅有實地寫生的陳進、郭雪湖、林玉山等三位未滿二十歲的少年入選而已。入選台展西洋畫部的台籍青年，就很可觀了，其中有不少是石川欽一郎在台北師範學校的門下生，已畢業的陳植棋，還贏得入選者中最高榮譽的特選。

●李石樵入選這幅「台北橋」時，還是台北師範五年級的學生。「台北橋」所描繪的是一九二五年竣工的台北大稻埕與三重埔之間的鋼樑橋。當年從台北到高雄的公路必須先跨過這座橋，所以是台北南下的第一孔道。通車以後的台北橋，也是李石樵往來新莊、台北的唯一

路徑，因此李石樵畫台北橋，相信感受必定格外親切，與眾不同。

●李石樵家住山腳（泰山），李家世代

1-9「台展」東洋畫部

「台展」自第一回起設東洋畫、西洋畫兩部，獨缺雕刻。「東洋畫部」指的是由日本改良過的「東洋畫」，其實它就是「日本畫」，今天我們通稱為「膠彩畫」。當然，東洋畫並沒有完全排斥非膠彩的水墨，但要求一定要寫生，或是新造境的水墨畫，而不歡迎傳統的梅蘭竹菊或想像的山水。因為在日本，這一派中國文人水墨畫的末流，已被視為只是文人墨戲或官場酬酢工具，不足以登上現代藝術殿堂。

第一回台展東洋畫部的審查員是鄉原古統與木下靜涯，鄉原古統是台北第三高女的美術老師，其門下生陳進是入選者之一，也是台灣出道最早的女畫家。木下靜涯則長年居住淡水，畫了很多觀音山的彩墨作品，頗有異於傳統水墨的清新之感。



1-37 木下靜涯 淡水觀音山

筆韻細緻的東洋畫，正適宜表現秀麗的觀音山景。此作印製成明信片發行，畫面上的圓印，為日本在台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紀念章。（立虹出版社提供）

務農，父親也兼營碾米廠，屬於小康家庭。就讀台北師範學校而必須住校的李石樵，假日返家的一趟路，自從台北橋通車以後就更方便多了。從泰山到台北得先經過新莊，自泰山到新莊早已闢有公路，再由新莊經三重埔，過台北橋進入台北市，這是戰前很長一段時間的必經之路。李石樵於一九二三年考上台北師範學校，當時台北橋尚未完工，除了渡船之外，從新莊要前往台北，或有可能的就是渡河過大漢溪到板橋，再搭火車北上。

●總之，台北橋通車是李石樵人生記憶最深刻的一幕，那七座跨樑鋼架，是台灣最壯觀、最長、最寬的一座橋，橫過淡水河像一道美麗的長虹，李石樵經常飛越長虹兩端，追逐求知的歲月，終於在二年後表現出「台北橋」一作，送進台展，一試入選，正式鳴起一位藝術家萬米長跑的槍響。

●李石樵的「台北橋」，採石川老師一



1-38 日治時期新莊通往台北的幹道，即今新莊中正路



1-39 大漢溪上的渡船

板橋、新莊在新海橋完工之前，往來交通均靠大漢溪上的渡船，此圖攝於板橋江子翠往新莊的渡船上。（蔡尊乾先生提供）

1-10 新莊通往台北的風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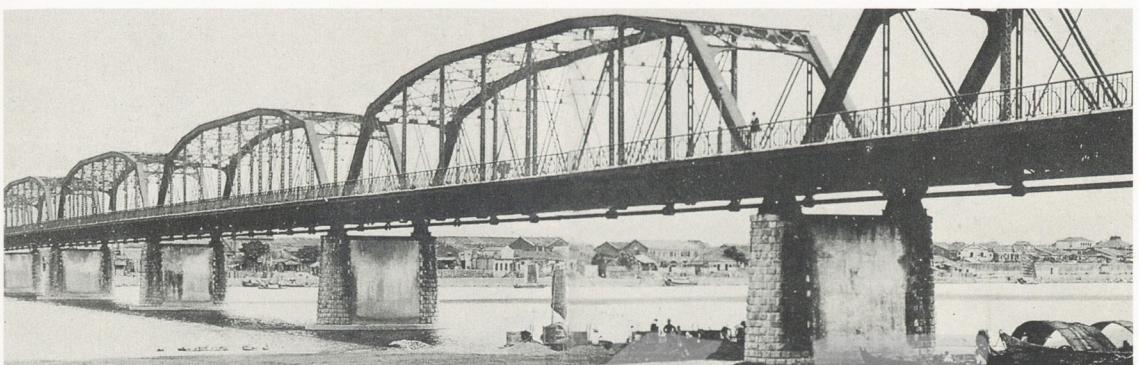
縱貫公路是從台北橋經三重埔、新莊、龜山、桃園南下。戰前由新莊到台北橋，是唯一一條鋪水泥的高級路面，新莊、三重埔間還是阡陌縱橫，一片綠野。後來到了戰爭時期，為疏散台北市的工廠，才有部份廠房遷到三重埔與新莊，以致成為後來工業區的雛型。



1-40 李石樵 台北橋 1927年 水彩

派的水彩風格，所畫的天空，更有英國水彩畫家慣有的溫潤大氣和渲染的層次。取景方向是台北大稻埕的民家，引道下直見拱廊騎樓的側端，當時還沒有堤防，台灣建築的紅磚特徵，蔚成古老街屋的氣氛，如今已不復可尋了。一九二〇年代的淡水河，還看得見渡帆的景觀，這些帆船曾經載著大稻埕的茶葉前往淡水，交貨給大輪船外銷歐美。當時淡水河已經淤塞，但帆船仍具有輸運沿

岸各鎮特產的功能，直到戰後帆影才逐漸消失無蹤。畫中的遠山，是眺望台北盆地的東南丘陵和七星山。台北橋共有七座跨樑，其中只有兩座入畫，其餘畫面都讓給大稻埕街屋與帆船，卻也因此獲得了構圖的穩定性，並洋溢著迷人的河岸情調。就水彩技法而言，真難於相信這是出自台灣美術萌芽期的十九歲少年之手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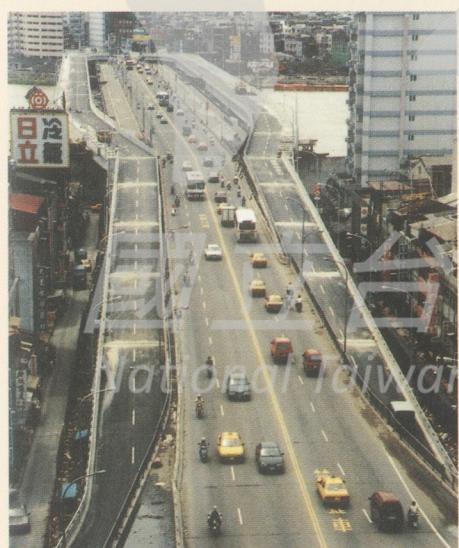
1-41 淡水河上的台北橋

三〇年代初期，淡水河上仍有帆船和舢舨航行，對岸大稻埕的街屋清晰可見。李石樵的水彩畫作「台北橋」，正是取景於這美麗的河岸。（台北市文獻會提供）

1-11 台北橋滄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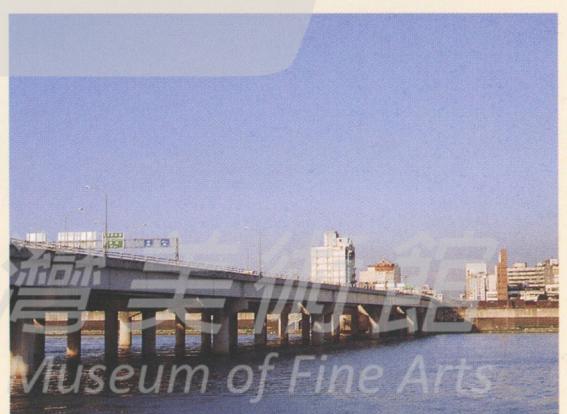
最早的台北橋是劉銘傳時代所建的鐵路木橋，但鐵道廢線後即遇風摧毀。一九二〇年新建木造台北橋才落成半年，又被暴風雨沖失。直到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，費時三年七個月的鋼架台北橋才宣告竣工，這就是李石樵筆下的「台北橋」。全長 43.6 公尺，中央車道 5.8 公尺，兩側步道共 2.75 公尺，是全台最壯觀的一座橋。當時台北方面的引道在今延平北路上。

這座鐵橋在中興橋新建以前，是縱貫公路的第一關，後來淡水河上又陸續架了華江橋、忠孝橋，台北橋因負荷量不足，也二度改建拓寬，所以台北橋初建的原貌早已不復可尋。



1-42 九〇年代的台北橋

連接台北民權西路底和三重埔之間，台北橋幾經拓寬改建，每日承載往來台北縣市繁忙的交通。（聯合報提供）



1-43 台北橋今貌

從李石樵昔日所佇足的角度望去，對岸灰色高牆的堤防後邊，大稻埕的紅瓦街屋早已樹起一幢幢高樓。沒有船隻和帆影，淡水河更寂寥了。